

滿  
清  
新  
軍  
誌

魏汝霖

甲午中日戰後，清廷感舊軍不足恃，編練新軍之議起。袁世凱成立定武軍于天津小站，張之洞練自強軍于江南。戊戌政變後，慈禧太后，蓄意排外，痛恨維新，又命崇祿總其成，號稱武衛軍。拳民之亂，八國聯軍入京，武衛軍幾全滅。辛丑和約成立，兩宮回鑾，遂成立練兵處，擬定全國編練正規陸軍卅六鎮之議，辛亥武昌起義時，只完成北洋六鎮與蘇鄂三鎮。軍事與政治，為一體兩面，未有政治腐敗，而能有健全武備者；故清末雖竭全力編練新軍，並未鞏固其政權，反有助於辛亥革命之成功。魏汝霖先生為中外雜誌特撰「滿清新軍誌」，洵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之重要史料，值得細讀。

編者

袁世凱以練兵起家

滿清制兵為八旗與綠營，中葉以後，武備不振，安內攘外，皆不足弼。先敗于鴉片戰爭，再敗于英法聯軍。太平軍興，曾國藩、李鴻章仿綠營之制，編練湘軍與淮勇，卒收平定洪楊之大功，當年論者，以為中國從此強矣。

先是太平軍末期，李鴻章巡撫江蘇，督率淮軍駐防上海，效常勝軍洋槍隊採用新式武器，肅清長江下遊蘇常諸地。同治九年鴻章任直隸總督，乃亟亟以經營北洋海陸軍為目標。于是築砲臺，設軍械局，遣員弁赴歐西學習軍事，力求雪恥圖強。惜當時雖有新式武器，而統帥指揮仍操舊將領之手，軍隊編組亦沿習故制。直至中日甲午戰後，清廷始感舊軍之不足恃，而編練新軍之議起。

光緒十年，中法戰起，翌年正月，李鴻章奏

設武備學堂于天津，聘德國教官課導，以道員楊宗濂總理學堂事務，由淮軍各營將選派兵弁子弟入校肄業，兩年畢業，為我國軍事學校之先聲。光緒廿年，甲午戰爭起，京津防務空虛，九月底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，召德員漢納根（C. Von Hanneken）諮詢戰守事宜，漢納根力主速購戰船，加練新軍十萬人。十月十八日上諭命廣西按察使胡燏棻會同漢納根悉心籌劃，稟明督辦王大臣，立予實行。燏棻遂利用天津小站營房，籌餉募勇，是為北洋「定武軍」之由來。

光緒廿一年，馬關和議告成，清廷痛定思痛，益感軍備之不可緩。四月十四日清廷發佈批准中日和約上諭，有謂：「自去歲倉卒開釁，……戰無一勝。……嗣後我君臣上下，惟期堅苦一心，痛除積弊，于練兵籌餉兩大端，實力研求，亟

籌興革，毋生懈志，毋驚虛名，毋忽遠圖，毋沿積習，務期事事核實，以收自強之效。」（見光緒朝東華續錄）清廷之志可知矣。同日胡燏棻奏報：「定武軍」已成軍十營；計步隊三千人，砲隊一千人，馬隊二百五十人，工程隊五百人。當時聘德員哈爾肯任教官，參用西法，步法號令，均極整齊，雖未盡中國之長，實足為前路之導云。（見袁世凱新建陸軍兵備錄存）是即為北洋陸軍之創始。

袁世凱于甲午戰前，以道員銜派駐朝鮮，總理通商交涉事宜，並督練韓軍，大得李鴻章之信任。戰爭時期，又襄助直隸臬司周馥，辦理東征後方運輸事宜，世凱以知兵自詡，督辦軍務處王大臣亦認其富軍事天才，故馬關和議後，遂被留京在督辦軍務處差委，更得翁同龢、李鴻藻、榮祿等之賞識。光緒廿一年十月，清廷派胡燏棻督

造津蘆鐵路，以袁世凱接統「定武軍」世凱乃部署一切，即日出京，除遣將分赴徐、淮、魯、豫各地，選募丁壯外，更派員赴東北購買馬匹。又以定武軍舊有槍械雜劣不齊，請准軍務處撥發新購到之曼利夏步槍六千四百餘支，馬槍七百支，六響手槍一千支，五點七生的格魯森砲四十門，軍用器械始歸一律。

是時旗籍道員蔭昌任職天津武備學堂總辦，世凱請其推薦新軍幹部，乃介紹該校畢業生馮國璋、段祺瑞、王世珍，梁華殿等應徵。世凱復加意提拔准軍舊部，如姜桂題、張懷芝、陳光遠、段芝貴、王懷慶、雷震春、陸建章、曹錕、田中玉、孟恩遠、盧永祥、何宗蓮、馬龍標、王英楷

、吳鳳嶺、趙國賢、張勳等。而以徐世昌參謀營務，唐紹儀任文案。

十一月初六日，袁世凱奏報成軍，其編組系統如左：

定武軍（袁世凱）

右翼：步三營（每營官兵夫共一千五百四十八名）快砲隊。

左翼：步二營，重砲隊（每營「隊」官兵夫共一千四百九十五名）。

馬隊：四隊（每營官兵夫共計八百零九名馬五百五十六匹），接應馬砲隊。

隨營學校：步兵學堂（馮國璋），砲兵學堂（段祺瑞），工程學堂（王世珍）。

轉運局、

督練處、教練

處、糧餉局、

軍械局、軍醫

局、偵探局。

全軍共計

官兵一萬二千

名，其詳細編

制見袁著「新

建陸軍兵略錄

存」中。惟到

光緒廿四年十

月，定武軍改

編為武衛右軍

時，其實際人

在天津小站練兵起家的袁世凱



世凱御軍，嚴懲舊日營勇侵挪軍餉之弊，每月發薪餉由士兵直接領取，兵部尚書榮祿以其軍容整齊，深相結納。光緒廿三年，世凱以練兵著功，簡放直隸臬司。復因其言論贊同變法，維新樞臣亦加垂青，遂奠定以後世凱事業之基礎。

### 張之洞首建自強軍

光緒廿一年正月，兩江總督張之洞建議清廷，在徐州練兵一萬。同年七月我駐德大臣許景澄所聘德國陸軍官佐共卅五人，陸續到達南京。之洞就衛隊護軍等營內，選擇兵勇操練，十一月始定額暫成軍兩千八百六十人，取名「自強軍」。奏稱：「俟成軍半年以後，操練已有規模，即行推廣加練，酌增人數一倍，以增至萬人為止。」（見張文襄公全集奏議四十一）並奏派候補知府沈敦和，差委知府錢恂為「自強軍」洋操提調，以德員來春石泰為全軍統帶，其營官哨官均由德員充任。另設副營官，副哨長，選天津廣東武備學堂出身之學生充之。帶兵操練權歸德員，約束懲罰權歸華官。其編組系統如左表：

自強軍（張之洞）

步隊八營——五哨，每哨五十人。

馬隊二營——三哨，每哨六十騎。

砲隊二營——四哨，每哨五十人。

工程隊一營——共百人。

至是中國新軍遂分為南北兩大系統，之洞初意一軍練成，改以華將帶之，移德員教第二軍。翌年（光緒廿二年）之洞回任湖廣總督，劉坤一任兩江總督，自強軍之擴充計劃，乃因之擱置。

之洞到鄂，同年在武昌創辦武備學堂，召學生百餘人，其後各省編練正規軍，北洋之外，以湖北最爲積極，皆之洞首倡之功。

光緒廿五年後，自強軍改歸江南提督李占椿統率，是時德員均已期滿回國，減爲馬步砲十一營，軍紀大不如前。光緒廿七年六月三日，上諭兩江總督劉坤一將自強軍調往山東，交山東巡撫袁世凱酌量分佈，督務訓練。惟自強軍餉項，按期仍由南洋大臣解發。光緒卅一年，練兵處合編武衛右軍與自強軍爲北洋之第三鎮，統歸北洋大臣袁世凱節制，于是歷時十載之南洋自強軍番號，乃歸于消滅。

### 榮祿的五支勁旅

戊戌政變後，慈禧太后，蓄意排外，屢有整頓軍備上諭。(光緒廿四年)八月十四日，諭命大學士榮祿管理兵部事務。復藉口時事艱難，練兵爲第一急務，簡派榮祿爲欽差大臣，所有北洋各軍，悉歸其節制。同年十月廿四日，榮祿爲編組武衛全軍奏稱：「北洋除准練各軍而外，有毅、甘、武毅、新建(指定武軍)，分之各有自主之權，合之實無相維之勢，一遇戰陣，仍形孤立，欲求制勝之方，必使各軍聯爲一氣，然後可期指揮如意。今擬聶士成一軍駐紮蘆臺，距大沽，北

塘較近，扼守北洋門戶爲前軍。董福祥一軍駐紮蘆州，兼顧通州一帶，爲後軍。宋慶一軍駐紮山海關內外，專防東路，爲左軍。袁世凱一軍駐紮小站，以扼津郡要道、爲右軍。奴才另募親兵萬人爲中軍，擬于南苑內擇地安營，督率訓練。如此總爲五軍，聲勢自然聯絡，平時分防各要隘，一經徵調，則大軍雲集，無秦越漠視之分，自可收指臂相聯之效。」今列表示之于左：

武衛軍(榮祿)  
聶士成一軍(前軍)步五營，砲，馬，工程，學兵各一營。  
董福祥一軍(後軍)其餘各軍，均同右。  
宋慶一軍(左軍)

袁世凱一軍(原定武軍)。  
榮祿一軍(中軍)左參乘——馬玉崑、右參乘——姜桂題

光緒廿六年，袁世凱補授山東巡撫，奏請裁改滅山東現有勇隊卅四營爲廿營，共計一萬人，稱武衛右軍先鋒隊，由武衛右軍官弁居中訓練，袁世凱之實力大增。八國聯軍之役，聶士成戰死天津八里臺，前軍盡覆。董福祥因縱庇拳民，被聯軍指爲禍首，遣戍新疆，後軍隨義和團而同歸于盡。宋慶左軍與榮祿中軍，護帝后西奔，潰散之餘，幾無作戰能力，獨袁世凱之武衛右軍，碩果僅存。

### 所謂新軍三十六鎮

光緒廿七年秋辛丑條約成立，北洋大臣李鴻章卒于北平寓所，袁世凱以實力在握，清廷命其繼任，策劃八國聯軍撤退後接防事宜。翌年(廿八年)春，奏派武衛右軍隨營學生赴日本留學，並奏設軍政司于保定省城，主持訓練新軍事宜。袁自兼總辦，下轄兵備，參謀，教練三處，由劉承慶，段祺瑞，馮國璋分理處務。復奏設陸軍武備學堂于保定，以雷震春爲總辦。乃奏定營制餉



最先編練自強新軍的張之洞

章，新編正規常備軍一軍，先編左鎮（後為北洋第二鎮），計步兵十二營，砲兵三營，馬隊三營，工輜各一營。預定半年後再編右鎮，合計全軍一萬九千一百廿人。

光緒廿九年，以日俄戰爭將起，國防可慮，清廷設立練兵處，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，北洋大臣袁世凱為會辦，徐世昌為提調，主持全國編練新軍事宜，而以試行印花稅為軍餉來源。（查練兵處與兵部並立，原為架床疊屋之舉，論者議之。至光緒卅二年，更改中央官制，設立陸軍部，始併練兵處於陸軍部。）

光緒卅年春，練兵處首選北京駐防八旗旗丁，編成北洋第一鎮（等於現在的一師）。前新編正規常備軍左鎮，改稱北洋第二鎮。復合併武衛右軍與南洋自強軍為北洋第三鎮。以王英楷，吳

長純，段祺瑞為第一二三鎮統領。其中以第三鎮實力最強。同年（卅年）八月，練兵處會同兵部奏定全國兵額，就其形勢，分設卅六鎮：計近畿四鎮，直隸二鎮，山東一鎮，江蘇二鎮，江北一鎮，安徽一鎮，江西一鎮，河南一鎮，湖南一鎮，湖北二鎮，浙江一鎮，福建一鎮，廣東二鎮，廣西一鎮，雲南二鎮，貴州一鎮，四川三鎮，山西一鎮，陝西一鎮，甘肅二鎮，新疆一鎮，熱河一鎮，奉天一鎮，吉林一鎮，黑龍江一鎮。

**結果助成辛亥革命**

光緒卅一年，練兵處與兵部擬定陸軍小學堂，中學校，陸軍大學堂，貴胄學堂，馬醫學堂，經理學堂，軍械學堂，電信學堂以及陸軍速成學堂章程，于是正規新軍之制乃大備。同年春，復擴編第三鎮為三、四兩鎮，另以第二鎮之一部與山東武衛右軍先鋒隊，編成第五鎮，更分武衛右軍與自強軍之練部，編成第六鎮，至是北洋六鎮組織完成。直至辛亥革命前夕，全軍完成者，尚有第七鎮（江北），第八鎮（湖北），第九鎮（南京）其餘各鎮，都在編練中，大多只完成一協云。

戊戌政變時的舊黨領袖人物，直隸總督榮祿，是滿清編練新軍之初，強有力的支持者。



早在咸豐十一年，清廷鑑于英法聯軍喪師之恥，命內務府挑選各旗營精壯兵丁一萬人，組織神機營，由僧格林沁節制訓練。同治四年，僧格林沁剿捻敗沒，改由醇親王奕譞接統，規模漸大，所用新式槍砲，均自外洋購入。光緒十六年奕譞接統，規模漸大，所用新式槍砲，均自外洋購入。光緒十六年奕譞入。光緒十六年奕譞死，始歸慶親王奕劻接管，計馬步廿五隊，每隊約千人。光緒廿一年清廷着既手訓練新軍，乃編神機營為馬步兩軍，分駐南花、三海、頤和園等地。

戊戌政變後，改變神機營為神虎營，歸端郡王戴漪指揮。拳民之役，殺德使克林德，圍攻東交民巷，即神虎營所為。迨八國聯軍入京，神虎營隨之消滅。和議告成，兩宮回鑾後，乃以武衛右軍供宿衛，旋改編為第六鎮，宿衛京師如故。光緒卅四年冬，監國攝政王載灃當國，為妨礙漢人，另召集八旗子弟組織禁衛軍，由其親自統率，而由貝勒載濤，統帥，及兵部尚書鐵良，專司訓練。宣統三年禁衛軍已成立兩協，諸親貴非驕縱無知，即頗預糊塗，雖裝備精良，呢服革履，僅成爲清廷之裝飾品。同年九月，武昌起義，詔令南征，載灃等紛紛請辭，民國以後，改編為正規陸軍。各省舊有之八旗兵與防練各營，自甲午戰後，清廷屢有整頓裁併上諭，而廢弛如故。光緒卅二年秋，清廷既更改中央官制，陸軍部尚書鐵良，為統一全國陸軍編制，改編各省八旗防練營為巡防隊，預為擴編新軍之基礎。並謂無事之時，可以緝捕盜賊，為地方扞衛，有事之時，可以協力守禦，為陸軍聲援，于軍事防務兩有裨益。清末新軍之編練，雖十有餘載，然以政治腐敗，積習難改，有名無實。並未鞏固其政權，反有助於辛亥革命之成功。故以北洋最精銳之六鎮為例，統制吳祿貞接任後，曾有如下評論：「受事三月，鎮中情況，已知梗概，軍備之匱乏，教育之不完全，名為陸軍，實與舊營相差無幾。……全鎮軍官四百人，曾受軍事教育者不足五十人，有年逾六十，仍充排長者，官長如此，士兵可知，是日新軍，實為烏合。」（詳見中國現代史叢刊吳祿貞與中國革命）辛亥革命期間，各省獨立贊助，多以新軍將領為骨幹。除第六鎮統制吳祿貞，第廿鎮統制張紹曾，以及協統藍天爵等，早期分別在石家莊，濼州，奉天，密謀革命外，任光復各省之都督者，計有湖南之焦達峯，陝西之張鳳翔，九江之馬毓寶，山西之閻錫山，雲南之蔡錕，南昌之吳介璋，貴州之楊善誠，福建之孫道仁，重慶之張培爵，南京之徐紹楨等，即其例也。